

西安事變回憶錄

(下)

● 蔣宋美齡

面對步步死亡陷阱

飛機盤旋機場上空，乃未見機場中有迎候之車輛，只有三兩守兵木立於其間。繼思我等啟行時所發之電報未送達西安，因此折飛西安城上環繞數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頃間，乃見車輛續續向機場來矣。

機方止，張學良首登機來迎，其狀甚憔悴，侷促有愧色。余仍以常態與之寒暄。離機時，乃以不經意之語氣，請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裝，蓋懼紊亂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時楊虎城亦踵至，余坦然與握手，似偶然過訪之常客。楊狀甚窘，但見余鎮定，又顯覺釋然。

車行街道，初未見意想中之緊張。及抵張宅，彼即問余是否欲立見委員長。余請先得杯茗，蓋欲示意，余信彼為君子，願以安全寄彼掌握間。此時余憶在京時，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獨不能晤委員長，且將被囚作質，喪盡尊嚴。余固知張之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證明矣。時委員長尚未知余不願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報。委員長被禁處離張宅祇一箭之遙，禁衛森嚴，且多攜機關槍者，盤旋於四週。

余入吾夫室時，彼驚呼曰：「余妻真來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搔首，淚涔涔下。余強抑感情，持常態言曰：「我來視君耳。」蓋余知此時當努力減低情緒之緊張。時吾夫以背脊受傷，方臥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護，緩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適。此時目睹吾夫，負傷床第，回憶過劫當時，黑夜攀登山巔，手足為荆棘與山石刺破，遍體鱗傷之狀況，余實情不自禁，對於事變負責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雖屢囑君千萬勿來西安，然余深感無法相阻也。今晨余展聖經，適閱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句，今君果來此。」我夫歷述被劫之經過，並稱在劫持中，決不作任何承諾，因要求我勿以簽訂某種文件相勸。余告之曰：「余本視國家福利重於吾夫之安全，幸勿慮我有強勸吾夫屈服之舉。」吾夫屢言，苟利國家，願以身殉。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後，全國民衆，憂疑惶急，向所未見；即平日反對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禱其出險者，遍佈全球；禪齡學童，號哭如喪考妣；兵士聞其不諱之誤傳，竟有自殺者。因勸之曰：「此後君不應輕言殉國矣。君之責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國，君更應寶貴君之生命。願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來，分君苦厄；上帝願余死，死無悔；若願余生，亦當保此生命，與吾夫共為國家努力也。」余復告以感覺劫持彼者已

萌悔過之意；倘處理得宜，或可立即解決。我等目前應自制，應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經過情形時，感情衝動，不能自持，余即溫慰之。出聖詩就其榻伴誦讀者有頃，始見其漸入睡鄉。

余今又來西安矣。西安本為我中華民族產土地之搖籃，今豈將變成其棺木歟！倘委員長不獲生還，中國之分裂與滅亡立見，此後不幸之變化未易測也。若幸而脫險，則國家之團結益固；可怖之禍亂或將蛻變而為國家之大慶。余之心頭似嗚鳴「福中得福」之頌辭，余深信之。然到此關頭，需具信心與智慧，偶一錯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處境，實遭大難；四周軍隊皆整裝待發，叛軍之後，復有共軍，此又為委員長多年剿討之寇讎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發。而中國境外，復有各國靜觀此間之結果。所謂東北軍者，人數衆多，軍械精良，其作戰之計劃，即以後方之共軍為其唯一之後盾；萬一戰事發動之日，即共黨重生其活力之時，則其影響將如電流之疾走，釀成空前之內戰，召致不可預期之浩劫，而虎視眈眈之帝國主義者，正懸盼中國內戰之爆發，俾得藉口以大規模之侵略，完成其統制中國之迷夢，則此種現象之造成，自將引起彼方無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狀，皆為日來纏繞我心坎之魔影，自聞軍事長官堅決主戰之論調後，未能一日忘懷者也。

強笑求驅心坎魔影

余見委員長後，再召張來見；彼或因余未加斥責，顯有快慰狀。余立以鎮靜誠摯之態度與之面談，告以彼等自謂此舉得全國民眾之擁護，實屬錯覺；今大錯已成，若何等補救，實為當前唯一問題。並語之曰：「汝倘向余問以後之方針，余可以誠意告汝，爾欲恃武力以強迫委員長作任何事，皆無成功之希望。」張曰：「夫人如在此，決不致發生此種不幸之事。」此語殊出余意外，駭然久之。張續曰：「我等劫持委員長，自知不當；唯我自信，我等所欲為者，確為造福國家之計劃。然委員長堅拒不願與我等語，自被禁後，怒氣不可遏，閉口不願發一言。深願夫人婉勸委員長暫息怒氣；並望轉告我等實一無要求，不要錢，不要地盤，即簽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則彼等行徑又何異於舊時軍閥。唯目前欲示世人以無他，應放棄脅迫態度，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因復語張曰：「爾性太急切，且易衝動。爾當知世上有許多事，皆非躁急之舉動可以成功者，唯步驟一致漸進之行動，乃可得真正之進步；換言之，即全國人民程度進至適當之水平線後，仍將感效果之遲緩。然余之經驗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祇能得一分之收穫；而徒求快意一時之舉動，決不能致中國於富強，惟堅忍卓絕之苦幹，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張聞言頗感動，誠摯言曰：「夫人，余已覺悟此舉之不當，決不願託辭掩飾。唯自信動機確係純潔。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員長同來者，余敢斷言，決不致發生此不幸之事變。今余屢向委員長有所申述，彼輒禁我啟齒，厲聲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瞭解委員長也。彼所斥責者，每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對汝鄙為棄材，則決不再費如許精神對汝斥責矣。汝每稱事委員長，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誠，故不假顏色。」張應曰：「夫人應信我敬戴夫人之誠，即余部將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員長被禁後，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員長函一通，拜誦之餘，益感夫人之偉大。蓋此二函中，夫人為民衆求福利之至誠畢露，故深信夫人此來必可調整現局，使委員長早日離陝，余及余部將實同具此種信念。我等希望委員長安全離陝之熱情初不後人，蓋我等不獨不願阻礙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為我等唯一之領袖。今伯求向委員長面陳款曲，一切皆無問題，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駭問所稱二函究竟何指。張曰：「一為請

籌援綏靖經費與補充空軍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縷述救國感想，實足動人。夫人告委員長，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國之事業，未能盡責之處甚多，此後當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負人民付託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結婚時為民服務之誓言」之語。我等讀此二函，實感動萬狀。「余即乘機向彼勸導：「汝當更憶及函中之又一語，即謂我等救國之努力，乃隨時默禱聖靈之啟導，始能免於錯誤。汝若誠意欲有所建樹，亦應隨時祈求聖靈之嚮導也。」蓋彼此次舉動，不獨擾亂秩序，自墜人格，且身為軍人，竟甘超越軌範，毀滅綱紀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數年來辛苦經營之統一，幸告完成，正足增進中國之信譽，造成萬世之福利，今竟為彼等毀其垂成於一旦。余復令追憶彼歐遊初返時余向彼告誡之言。余當時之言曰：「活動能力之強盛，若不能納之軌範，危險實大。」曾囑彼處事要隨時謹慎。至彼稱無傷害委員長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變發生之晨，槍聲四起，委員長未衣棉衣，備受嚴寒之侵襲，且流彈飛舞於四週，若未獲上天之默佑，彼不飲彈而亡，亦將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過者今勿再提，目前應討論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結束；蓋委員長留此間愈久，國家之損失亦愈大。汝意以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復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圖善後。張屢領其首，並言彼個人亟願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唯此事關係者甚眾，不得不徵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則速將余意轉告彼等。倘彼等欲與余面晤者，可遣之來見；凡委員長所不願見者，余留此候汝覆音。」我等談話至此告一段落，時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時，張尚未至，以電話詢其行蹤，據答稱，彼尚在開會。因留語，散會後囑其來我所。及清晨二時，仍不至；復以電話詢，越數分鐘，始至，目光疲倦，為狀憊甚。彼言散會過遲，料我已入睡，不願擾我，故未來。余急問：「彼等何言？」張曰：「楊及其部將不願釋委員長回京。彼等言，子文與夫人與我交誼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將奈何？彼等責我使其牽入漩渦，並稱所提之條件無一承諾，遽釋委員長，豈非益陷絕境？明日將再開會。」余見其疲憊不支，知多談無益，因曰：「已將三時矣，明日可繼續再談，汝當去休息。」

此後數日，令人焦悚之問題益多。蓋疑懼之軍官，因急欲保證其本身之安全，隨時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氣益呈沉默之緊張，劇變之發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監視之衛兵，似亦受此種心理之影響，蓋當子文與余往來各室，與諸人會晤時，彼等咸現探詢究竟之目光。余與子文唯一可以暫弛神經之法，為散步於積雪之前院中。院中各處皆有荷輕機關槍之守兵，日夜巡邏，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牆之外，更有大隊之守兵，以防委員長之出走。仰首上矚，天宇清明，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為此間唯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繞院行，週而復始，守兵皆作怪異狀，不辨我等有無用意；及聞我等發笑聲，駭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縱笑，以減去緊張空氣之壓迫也。

戰火危機迫在眉睫

是日，子文正往來各將領間，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說辭紛至沓來，所謂「最後要求」、「最後論據」竟層出不窮，說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餘種之「最後」與「不可能」者接踵而來。然就西安軍人之心理觀察之，蓋皆懼遭國法譴責之閃避行為耳。我等此來實已造成彼等內部之分裂，端納入陝，張學良即招羣疑；自子文及余與彼談話後張堅立釋委員長，西安將領竟目彼為「我方之一分子」矣，於是欲將彼與我等一網打盡之危機益迫。此所以各將領每次開會議決之辦法，散會之後，突起疑團，於下次開會之時又全盤

，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此為委員長一貫之主張。即對共產黨亦抱此寬大之懷，故常派飛機向共產黨散發傳單，勸告彼等，如能悔過自新，作安分之良民，決不究既往，一念從善，即可為中國造福。共產黨所到之處，我人民不唯不能得到任何益處，而且只受其害。即共產黨本身實亦無絲毫利益可言，蓋彼等自身既奔波而成為流寇，乃浪費國家實力，阻礙國防與建設之發展，究竟所為何事。國難如今日，民族運動者如為真正之愛國者，應即放棄其不能實行之政策，各盡其在中央領導之下誠意協作之任務。

廿五之夜焦灼等待

聖誕夜轉瞬至矣，是日一日間之前後形勢，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張學良，聖誕日為停戰限期之最後一日，如今日不能釋委員長回京，則中央軍必開始進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獨免。此外，正如孔部長在南京所言，若於此日恢復委員長自由，不啻「贈國家以無價之聖誕禮物」也。

張聞言，狀甚躊躇，唯允當勉力達我期望；且彼既無多數部隊駐於城中，城門又皆為楊部所把守，此為難耳。彼又曰：「如楊部反抗，我等固可與之抗戰；然夫人為一女子，則處境極危。或者夫人與端納先飛洛陽，余再設法潛偕委員長出城，此計如得售，則大佳。余可向彼等託詞，請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罷戰言和；一方面暗中將委員長化妝裝載以汽車，混出城門，逕赴東北軍所駐營內，再派車送赴洛陽與夫人會合。」彼並以此計告子文，謂最後辦法，只可如此。

子文亦以為一切計劃失敗後，不妨留作最後之嘗試。然余堅持反對，不獨委員長背傷不能受汽車長途之顛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決非委員長所願為。余曰：「委員長決不肯化裝，倘彼不能公開乘飛機離陝，余必同留此殉難，決不願離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軍開始攻擊而殉國，余決不願獨生也。」余知張及子文感慨不屈不撓固執之態度，不能稍為彼等移易委員長之決心；然余已具決心，不能妥協。張將出，余又語之曰：「汝當勸告彼等，應立即釋放委員長，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全球各處之中國人皆紛紛通電要求恢復委員長之自由，斥汝等為賣國賊，汝等知之否？」張曰：「余知之，彼等亦有電致余，然彼等實未知余無加害委員長之意也。」

子文與張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緊張之程度，正不知聖誕日將發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現狀觀之，樂觀成分實甚少。余頻頻警告彼等，停戰之期限已屆，余深知南京掌軍權者之感情與心理，過此限期後，大規模之進攻即行開始，無人能挽此浩劫，爾等亦不能倖免此巨禍之臨身。西安將領所惴惴者，實祇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爾等如真能悔禍，個人安全決無問題；若不知悔改，任何人決不能保證爾等之將來。」

委員長平素之大度容人，為爾等所深知，今日即當信任其度量。一時張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聲稱，倘彼等不即「改變舊態」彼將自取適當斷然之行動。所可喜者，雙方辯論雖甚激昂，始終絕未提及金錢與權位問題。歷來叛變軍人所斤斤不能去懷之主題，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懷，由此足見彼等此舉有異於歷來之叛變。民意與公論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滅，實為中國政治進步最大之徵象，足令人認此實為最後一次叛變之史實。就事實言之，中國將領所主張之種種要求，委員長亦早有加以詳討者；彼等讀其日記及私人文件，

推翻，坐致一無成就。懷疑顧慮，籠罩一切，似已無止境可尋。余告委員長曰：「此中央軍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時之委員長，對於事件之開展，已不感關切，彼厭見周旋，厭聞辯難，尤厭倦於週遭疑慮之空氣，出陝與否已不在彼顧慮之中。曾語余曰：「事態既繼續如此，余決不作脫險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

然余深知在此重要關頭，惟忍耐與自制為成功之要素；我等當使叛變諸將領深信我言之誠摯，彼等若能悔禍，我可勸委員長呈請中央不究其既往，決不與師討伐，以造成內戰之危機。

我等此次到陝，尚未聞赤禍之威脅，有如外間所傳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黨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且主張立即恢復其自由。然我輩不能健忘彼等過去殘酷之行動，今雖一時沉默，仍未滅其威脅之危險性。

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棄其昔日之政策與行動，然我亦不願信此無稽之談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詭計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轉變，輒報告委員長。某次，余正與委員長談話時，余之侍媪忽牽余入鄰室，耳語余曰：「夫人，出言務請謹慎，窗外守兵正在門隙竊聽，幸余及時阻止之。」余問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視之，並告之曰：『爾必聽有趣新聞，余願伴汝同聽之。』因是堅留不肯遠離，彼始悻悻去。」

會見愛國青年長談

時張學良正竭力解勸疑懼中之各將領，並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委員長所不願見者。余與此人長談二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彼詳述整個中國革命問題，追溯彼等懷抱之煩悶，以及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與如何釀成劫持委員長之經過。余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覆申述一語並不厭贅，其言曰：「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述其對於國防上所抱之杞憂，亦喟然曰：「我等並非不信委員長救國之真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後溫語慰之曰：「青年人血氣方剛，每病躁急。中國為一古國，面積之大，人口之衆，領袖者欲求成功，理當作合理之進步，安可求快意於一時。更有進者，領袖之實行其理想，決不能超越羣衆之前而置羣衆於不顧，尤當置意於經濟問題之重要。」彼言經濟實為國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復言：「汝等若真信委員長為全國之領袖，即當遵從其所主張之政策；不然，則混亂擾攘，國家與民族更受鉅大之損失。若欲達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線；然既擇定一途，即當堅持不捨。不負責任與不重程序漫無計劃之行動，必無達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對領袖信任其有達此目的之誠意與能力，則唯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誠，步其後塵而邁進。」彼又言，此次兵變實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規模之政變，彼等尚無力阻止其流血與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國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員長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員長始終不願聽彼等陳述之意見。談話結果，彼允勸告楊虎城早日恢復委員長之自由，並約次日再見。

次日，余又見彼，囑其轉告各方，反對政府實為不智，並歷數最近十年來稱兵作亂者皆無倖免之史實。倘彼等果有為國為民服務之誠意，必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舉動，徒增人民之痛苦與彼等個人之罪戾，應及早悔悟。我等皆為黃帝裔貴

已稔知之。

委員長之性情，每有計劃，非俟其成熟，不願告人，遇他人向其陳述意見時，或有不容異議之見，而以對其部下為尤甚。蓋彼以為服從命令為軍人唯一之天職。委員長為主張厲行紀律之人，見其部下將領有違反軍人基本信條之舉動，自將深嫉痛恨。彼所期望於部下者，為軍人唯有嚴守命令，戰死沙場，不能擅加探討，然深蘊於委員長心底之唯一信心，則永遠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義，為其努力之標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當其推進剿共軍事之時，仍注重於招撫投誠，開其自新之路。共黨或被感動而來歸，或被俘而勸服，即分送各處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瞭解行政上種種革新，實皆為大眾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運動之所以能奠定廣大之基礎，而贛省農村運動之所以有今日顯著之成效者也。委員長深知欲根絕共產主義之傳佈，當就其癥結而取消其愚惑民衆之口實；故努力整飭吏治，使舊在共黨區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狀態，以反證共黨宣傳之虛偽與殘暴。贛省為共黨盤據中心之省分，經共黨統治之後，凋敝荒涼，數百萬人民廬舍為墟，室家蕩盡。委員長驅逐共黨出境之後即開始恢復地方之繁榮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礎：先於各處成立組織，指導民衆自力更生之方法復經贛省教會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繼復發起新生活運動，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條，教以家庭衛生，自力工作與合作服務，以及其他國民應有之常識。此項運動今已遍佈全國矣。

耶誕老人真的來了

聖誕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較希望為多，直至深夜，談判尚無結果，於是聖誕日至矣。每至聖誕日，委員長輒與余約：是日先致聖誕賀辭者，即得享受全日計劃決定之福利。今日彼得勝利矣，蓋曙光初露，委員長即於被褥深處，呼「聖誕快樂」。余對此寒冷清晨，頗感不憚，然仍抑此情緒，欣然應曰：「祝君聖誕快樂。」

時余不睹聖誕樹，心殊快快；然深知在此顛危中，何來聖誕樹？聖誕老人即過西安，亦將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閃過我頭尚未消失時，忽見室門頓啟，以委員長臥室之外，監視者始終看守，無論晝夜，不能鎖門也。二僕人相隨而入，每人手中各攜一沉重之長物，酷似巨大之聖誕襪。審視，果為襪，唯為「高爾夫球」置棍之長襪。先見一襪，繫一手提打字機，並繫片祝余夫妻聖誕快樂；另見一襪，繫一厚暖之旅行毯，是為致委員長者，蓋余夫舊有旅行毯已在兵變時遺失矣。噫！聖誕老人竟來西安耶？而此老人竟與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為我先父之友，現常為我家之賓，親朋皆呼為「Chris」，或呼為「端」。委員長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為余首次在西安聞委員長之笑聲。

聖誕陽光挾希望與快樂而俱來，然在上午，疑雲仍未去。叛變者仍要求釋放委員長前必得其親筆簽字之令，而委員長堅持不願落一字，且亦不願發一言。余為助長勇氣計，開始整理行裝，希望於日落之前飛達南京。如以此作標準，則必於十一時半啟行；及至十時，結果杳然。俄十二時半過矣，張來言：「飛機已準備，然一切仍未決定。」至一時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願放棄。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飛洛陽過夜。」余急應曰：「然余等萬勿失望，若誠摯禱告，必能達我願望。」時諸人皆奔走往來，狀甚混亂。子文入新城訪楊虎城，其他各人亦分頭疏通，求解此結。然午後二時又至矣，僕人告曰：「午飯已備。」但並無無人來報消息，希望似絕，

然我等仍進餐；既飯，希望似又復生。即有人建議曰：「即四時啟行，我等亦可於日落前抵洛陽。」因此我等決定下午四時為最後關頭矣。三時響未既，見張越庭院來，身後隨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驚異狀。時子文等方在各處向諸將領反覆說明，即委員長在此決不能有親筆命令，但返京之後余信其決不咎既往，以釋其疑。然迄無消息傳來，電話仍繼續不斷，交涉迄未完結。正焦慮間，子文忽入門，攜來喜訊，城防司令楊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張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逕飛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離此愈快愈佳！豈將等候彼等之改變態度耶？猶欲等候彼等之恐懼與妄念，而發生變故耶？當知今日為聖誕日。不！決不能作片刻留！應速行，毋再滯疑。」

義媪得到安全保護

張忽又言：「楊雖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風聲傳播，或有不穩；故我等雖行，仍應小心，請勿帶侍媪。」余呼曰：「豈將留彼任變兵處置耶？我等離此後，真不知彼等若何結果。」張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於我，余決不忍令彼冒此險。當余離京時，余曾告以此行危險萬狀，彼若恐懼，可不隨行，然彼答余，願隨我至任何處所。」最後解決，余以此媪交黃仁霖，始雙方皆無間言。

余告委員長可以行矣，彼言：「且暫緩行，余等行前，須與張學良及楊虎城作臨別訓話以慰諭之。」因即召楊虎城；此時楊不在家，約候半小時後始至。張告委員長，彼已決心隨委員長赴京；委員長反對甚力，稱無伴行之必要，彼應留其軍隊所在地，並以長官資格命其留此。張對余解釋：謂彼實有赴京之義務，蓋彼已向各將領表示，願擔負此次事變全部分之責任；同時彼更欲證明此次事變，無危害委員長之惡意及爭奪個人權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變確與歷來不同，事變之如此結束，在中國政治之發展史中，可謂空前所未有；張之請求亦有其特殊之意義，足使此後擬以武力攫奪權利者，知所戒懼而不敢輕易嘗試。故余與子文贊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願在此特別聲明，負責叛變之軍事長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國法之裁判，實為民國以來之創舉。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張學良，而為若干外人所駭為不解之真實理由也。

向西安作愉快告別

當楊虎城率衛隊若干人來時，空氣益形緊張。彼偕張逕入委員長室，立正行敬禮。委員長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動；余即進言，委員長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臥談，如彼等就坐，較易聽受，乃始勉就椅坐。

委員長與彼等語，余即在座速記。彼等聞委員長誠摯之言，余從旁察覺彼等容態，實顯現一種非常感動與情不自禁慚愧之色。

談話約半小時始畢，時已四時餘矣。急整裝行，委員長與余偕張學良共乘一車，張逕就車之前排坐；子文端納與楊虎城另乘一車。車抵飛機場，逕開至張坐機之門旁。機已開熱備用，一聲怒吼，離地騰空上昇，余夫與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別。是夕安抵洛陽，祝頌聖誕佳節。此日之紀念，不唯恢復委員長與余之自由，而中國全民眾解放之基，實亦肇於此乎！（承作家陳約文女士提供本回憶錄全文，特此致謝。小標題為編者所加。）